



理學叢書

陽明先生集要

下

〔明〕王守仁原著
〔明〕施邦曜輯評

中華書局

理學叢書

陽明先生集要 下

〔明〕王守仁原著
〔明〕施邦曜輯評



陽明先生集要經濟編卷三

告諭泃頭巢賊

本院巡撫是方，專以弭盜安民爲職。蒞任之始，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，殺害良善。民之被害來告者，月無虛日。本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，隨往福建督征漳寇，意待回軍之日，勦蕩巢穴。後因漳寇既平，紀驗斬獲功次，七千六百有餘。審知當時倡惡之賊，不過四五十人，黨惡之徒，不過四千餘衆，其餘多係一時被脅，不覺慘然興哀。因念爾等巢穴之內，亦豈無脅從之人？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，其間固有識達事勢，頗知義理者。自吾至此，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，豈可遽爾興師翦滅，是亦近於不教而殺，異日吾終有憾於心。

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，勿自謂兵力之強，更有兵力強者，勿自謂巢穴之險，更有巢穴險者，今皆悉已誅滅無存。爾等豈不聞見？夫人情之所共耻

者，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；人心之所共憤者，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。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，爾必怫然而怒。爾等豈可心惡其名，而身蹈其實？又使有人焚爾室廬，劫爾財貨，掠爾妻女，爾必懷恨切骨，寧死必報。爾等以是加人，人其有不怨者乎？人同此心，爾寧獨不知？乃必欲爲此，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。或是爲官府所迫，或是爲大戶所侵，一時錯起念頭，誤入其中，後遂不敢出。此等苦情，亦甚可憫，然亦皆繇爾等悔悟不切。

爾等當初去從賊時，乃是生人尋死路，尚且要去便去。今欲改行從善，乃是死人求生路，乃反不敢，何也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，拚死出來，求要改行從善，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？爾等久習惡毒，忍於殺人，心多猜疑。豈知我上人之心，無故殺一鷄犬，尚且不忍，況於人命關天！若輕易殺之，冥冥之中，斷有還報，殃禍及於子孫，何苦而必欲爲此。

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，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，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。惟是爾等冥頑不化，然後不得已而興兵。此則非我殺之，乃天殺之也。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，亦是誑爾。若謂我必欲殺爾，又非吾之本心。爾等今雖從惡，其始同是朝廷赤子，譬如一父母，同生十子，八人爲善，二人背逆，要

害八人。父母之心，須除去二人，然後八人得以安生。均之爲子，父母之心，何故必欲偏殺二子？不得已也。吾於爾等，亦正如此。若此二子者，一旦悔惡遷善，號泣投誠，爲父母者，亦必哀憫而收之。何者？不忍殺其子者，乃父母之本心也。今得遂其本心，何喜何幸如之。吾於爾等，亦正如此。

聞爾等辛苦爲賊，所得苦亦不多，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。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，而用之於耕農，運之於商賈，可以坐致饒富，而安享逸樂，放心縱意，遊觀城市之中，優遊田野之內。豈如今日擔驚受怕，出則畏官避讎，入則防誅懼勦，潛形遁迹，憂苦終身。卒之身滅家破，妻子戮辱，亦有何好？

爾等好自思量，若能聽吾言，改行從善，吾即視爾爲良民，撫爾如赤子，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。如葉芳、梅南春、王受、謝鉞輩，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，爾等豈不聞知？爾等若習性已成，難更改動，亦繇爾等任意爲之。吾南調兩廣之狼達，西調湖湘之土兵，親率大軍，圍爾巢穴，一年不盡，至於兩年，兩年不盡，至於三年。爾之財力有限，吾之兵糧無窮。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，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。

嗚呼！吾豈好殺爾等哉？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，使吾民寒無衣，饑無

食，居無廬，耕無牛，父母死亡，妻子離散。吾欲使吾民避爾，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，已無可避之地。欲使吾民賄爾，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，已無可賄之財。就使爾等今爲我謀，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。

刺骨之談。

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，賜爾等牛、酒、銀錢、布疋，與爾妻子。其餘人多，不能遍及。各與曉諭一道，爾等好自爲謀。吾言已無不盡，吾心已無不盡，如此而爾等不聽，非我負爾，乃爾負我，我則可以無憾矣。嗚呼！民吾同胞，爾等皆吾赤子，吾終不能撫恤爾等，而至於殺爾，痛哉！痛哉！興言至此，不覺淚下。

開導詳明，慰諭真切，苟非木石，能不感動？

進勦泃頭賊方略

照得撫屬龍川縣地名泃頭，積年老賊池大鬚等，不時糾衆，突出河源、翁源、安遠、龍南、信豐等處，攻打城池，殺擄人口。先年亦嘗征勦，皆因預失防禦，以致漏網。後雖陽爲聽招，其實陰圖不軌。班師未幾，肆出劫掠。數年以來，民受荼毒，控告紛紜，有不忍言。若不趁時計勦，地方何以寧謐？

兵法云，以一擊十，莫善於阨，此之謂也。

畫圖貼說，亦非容易事，必留心地方，胸中有方略者，方可憑信。否則，止一幅畫圖耳。

爲此仰抄案回道，會同分守、守備等官，即行該府知府陳祥，速將合用糧餉等項，一面從長議處，一面即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，曾經戰陣機快、兵壯人等三千名，少或二千名。各備鋒利器械，編成隊伍，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。一面密行龍川、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，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，委官分押，督同近巢知因、被害、義官、新民頭目人等，分截要路，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，親至賊巢去處，指畫方略，尅期進剿。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，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，畫圖貼說。要見某處平坦，人馬可以直搗；某處險阻，可以把截；某處係賊必遁之路，可以設伏邀擊；某處賊所不備，可以間道撲掩。各要一一詳察停當，務盡機宜，具繇連圖差人馬上齎報。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，尅期併力進攻。必使根株悉拔，噍類無遺，以靖地方。

尅期進剿牌

案照洵頭老賊池大鬚等，不時糾衆，攻打城池，殺擄人口，屢征屢叛。近年以來，陰圖不軌，惡焰益熾。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，其餘在巢賊黨，若不趁機速剿，不無禍變愈大，地方何繇安息？

兵法云：五軍五衝，敵人必惑，莫知所加。此之謂也。先生前後取勝，俱用此法。

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，行仰知府陳祥，統領典史姚思衡、驛丞何春、巡簡張行、報效生員陳經世、新民盧琢等官軍，從和。平人，攻熱水巢、五花障巢、鐵石障巢，直搗中湫大巢。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、典史梁儀，并老人葉秀芳、黃啟濟，義官吳明等官兵，從大平人，攻芳竹湖巢、白沙巢、黃田坵巢、中村巢，直搗上湫大巢。指揮姚璽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，從烏虎鎮人，攻淡方巢、石門山巢，直搗岑岡大巢。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、黃金巢等兵，從龍子嶺人，攻溪尾巢、塘涵洞巢、古地巢、空背巢，直搗下湫大巢。千戶孟俊，統領義官陳英、鄭志高，新民盧琢等官兵，從和平人，攻平地水巢、大門山巢、黃狗坵巢，直搗中湫大巢。推官危壽，統領義民葉芳，百長孫洪舜等官兵，從南步人，攻脫頭石巢、鎮里寨巢、羊角山巢，直搗中湫大巢。知府季敦兵從信豐縣黃田岡人，攻新田逕巢、古地巢。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人，攻旗嶺巢、頓岡巢。

及行仰守備指揮邾文，監督指揮姚璽、余恩，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，分路

○「和」，全書作「何」。

今日督撫大臣，即所謂大將也。兵法論將，臨敵不懷生。安有大將而不親自督戰之理？今則優遊坐鎮矣。又云：治衆如治寡。進退遲速，俱有節制。今則令出轅門，聽其自便矣，安得不敗？

進勦。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，從冷水逕直搗下湫大巢，親自督戰。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。牌仰兵備副使楊璋，不妨本道事務，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，前去軍前紀驗功次，處置糧餉，及行催督各哨官兵，依期進勦。所獲功次，務要審驗明白，從實紀錄。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，照例造冊奏繳。及造青冊一本，送院查考。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，俱仰密切呈來定奪。

分佈哨道，寇已在掌中。

湫頭捷音疏

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：據一哨統兵守備南、贛二府地方，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郊文呈稱，統領安遠縣義民孫洪舜等兵，於本年正月初七日，攻破曲潭等巢。十一日，攻破半逕等巢，共五處。二月二十六日，與賊戰於水源等處，擒斬大賊首吳積祥、陳秀謙、張秀鼎等七名，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，俘獲賊屬男婦五十六名口，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，及奪獲械器等物。

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，督同同知夏克義、知縣王天與、典史梁儀、老人葉秀芳等官兵，於正月初七等日，攻破芳竹湖等巢。初九日，攻破黃田坳等巢，共四處。二十五等日，覆賊於白沙。二月十六日，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，擒斬大賊首黃佐、張廷和、王蠻師、劉欽等一十名，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，俘獲賊屬男婦八十三名口，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二十二間，及奪獲賊仗、牛馬等項。

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，督同通判徐璣、新民盧珂等官兵，於正月初七等日，攻破熱水等巢。初九等日，攻破鐵石障等巢，共五處。二十五等日，覆賊於五花障等處。二月初二等日，與賊戰於和平等處，擒斬大賊首陳活鷄、黃弘閏、張玉林等十一名，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，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口，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，及奪獲器械、賊銀、牛馬等項。

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敦呈稱，統領訓導藍鐸、百長許洪等官兵，於正

○「珂」，全書作「琢」。

月初三等日，攻破右坑等巢。十一日，攻破新田逕等巢，共四處。二十七日，覆賊於北山，又與戰於風門奧等處，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，賊從胡貴琢等一百三十名，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，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，及奪獲賊銀等物。

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，統領新民百長王受、黃金巢等兵，於正月初七日，會同推官危壽、千戶孟俊，攻破上、中、下三洲大巢。十一日，攻破空背等巢，共四處。二十五日，覆賊於銀坑水等處，擒斬大賊首賴振祿、王貴洪、李全、鄒一惟等九名，賊從賴賤仔等三百五十名，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口，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，及奪獲器械、牛馬等項。

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璽呈稱，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，於正月初七日，攻破淡方等巢。初九日，攻破岑岡等巢，共四處。二十七日，覆賊於烏虎。鎮，擒斬大賊首謝鑾、曾用奇等五名，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，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，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，及奪獲器械、

○「虎」，全書作「龍」。

牛馬等項。

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，統領義官葉方等兵，於正月初七日，會同指揮余恩、千戶孟俊，攻破上、中、下三洲大巢。初十等日，攻破鎮里寨等巢，共四處。二十七日，覆賊於中村等處，擒斬大賊首池仲寧、高允賢、池仲安、朱萬、林根等十二名，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，俘獲賊屬男婦三十名口，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，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。

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，統領義官陳英、鄭志高、新民盧珂等兵，於正月初七等日，會同指揮余恩、推官危壽，攻破上、中、下三洲大巢。初十等日，攻破大門山等巢，共六處，擒斬大賊首謝鳳經、吳宇、張廷興、石榮等九名，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，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十三名口，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，及奪獲器械、牛馬、贓銀等項。

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，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，於正月十一等日，攻破旗嶺等巢，共二處。二月十四日，與賊戰於乾村等處，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，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一名口，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，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。各呈報到道。

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，據信豐縣所呈稱，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，龍南縣賊首黃秀魁，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，突來本縣殺人放火，見今攻城不退，乞要發兵救援等因。該本道議，委經歷王祚、縣丞舒富領兵勦捕，斬獲賊級四顆，被賊殺死報效義士楊習舉等十名，執去經歷王祚。隨該本道親詣該縣，暫將各賊招安，發回原巢，經歷王祚送出。參將失事知縣王天爵、盧鳳，千戶鄭鐸、朱誠、洪恩，主簿周鎮，鎮撫劉鏜等俱各有罪。及將前賊應勦緣繇，呈詳轉達具奏外。

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，奉提督軍門紙牌：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，廣東龍川縣洲頭等處賊巢，奉有成命，應該會勦。其大賊首池仲容等，本院已行計誘擒獲，見今軍勢頗振。若不乘此機會，出其不意，搗其不備，坐視以待廣兵之來，未免有失事機之會。本院除遵奉勅諭內自行量調官軍，設法勦捕事理，部勒兵衆，分布哨道，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郝文、陳祥等統領，各授進止方略外。備行本職，前去軍前紀驗功次，及催各哨官兵，上緊依期進勦。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。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，先行紀驗明白，通候覈實施行。依奉督率各省官兵，依期進勦去後。今

據前因，除將前項功次，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，生擒賊犯，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。賊屬男婦變賣銀兩，器械、贓仗、贓銀，俱貯庫外。

參照涇頭大賊首池仲容、池仲寧、池仲安、高允賢、李全等，盤據一方，歷有歲年，僭稱王號，偽設官職。廣東翁源、龍川、始興、江西龍南、信豐、安遠、會昌等縣，屢被攻圍城池，殺害官軍，焚燒村寨，虜殺男婦，歲無虛日。曾經狼兵夾攻數次，俱被漏網。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，三省羣盜之根源也。今幸天奪其魄，仲容束手就擒，仲寧、仲安等一時授首，各巢賊從，擒斬殆盡。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，廟堂成算無遺，提督軍門賞罰以信，而號令嚴明；師出以律，而機宜慎密；身先士卒，而艱險之不辭；洞見敵情，而撫勦之有道。以是數十年之巨寇，一旦削平；連四省之編氓，永期安輯。呈乞照詳轉達等因，據呈到臣。

卷查先爲地方急緊。賊情事，准兵部咨，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，該本部覆題，節奉聖旨：「是，這地方賊情，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，設法

①「急緊」，全書作「緊急」。

勦捕。欽此。」

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，准兵部覆題，請勅南、贛等處都御史，假以提督軍務名目，給與旗牌應用，以振軍威。一應軍馬錢糧事宜，徑自便宜區畫。如遇盜賊入境，即便調兵勦殺，不許踵襲舊弊招撫，重爲民患。所部官軍，若在軍前違期逗留退縮，俱聽以軍法從事。生擒盜賊，亦聽斬首示衆，賊級聽本處兵備，會同該道守巡官，即時紀驗明白，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，查照勦殺南方蠻賊見行舊例，議擬陞賞等因。具題，奉聖旨：「是，王守仁着提督南、贛、汀、漳等處軍務，換勅與他。其餘事宜，各依擬行。欽此。」

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，准兵部覆題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，就令差來人齎文，交與都御史王守仁，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，便宜行事。期於功成，不限以時，相機攻勦等因。具題，節該奉聖旨：「是，欽此。」陸續備咨到臣，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、兵備、守備等官，一體欽遵。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。續該臣看得南、贛盜賊，其在南安之橫水、桶岡諸巢，則接境於湖、郴，在贛州之洎頭、桶岡諸巢，則連界於閩、廣。接境於湖、郴者，賊衆而勢散，恃山谿之險以爲固。連界於閩、廣者，賊狡而勢聚，結黨與之助以

相援。

先生南贛奏捷，其併力攻上猶，則遣人陽撫樂昌。及進兵橫水，則遣人陽撫洊頭，前後俱歸殄滅。兵法云：聖人將動，必有愚色者，此之謂也。

臣等遵奉勅諭，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，初議先攻橫水，次攻桶岡，而末乃與廣東會兵，徐圖洊頭。如攻堅木，先其易者，後其節目。自正德十二年九月，臣等議將進兵橫水，恐洊賊乘虛出擾，思有以沮離其黨。臣乃自爲告諭，具述禍福利害，使報效生員黃表、義民周祥等，往諭各賊。因皆賜以銀布。一時賊黨，亦多感動，各寨酋長黃金巢、劉遜、劉粗眉、溫仲秀等，遂皆願從表等出投。惟大賊首池仲容，即池大鬢，獨憤然謂其衆曰：「我等做賊，已非一年，官府來招，亦非一次。此亦何足爲憑？待金巢等到官後，果無他說，我等遣人出投，亦未爲晚。」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，意且羈縻，令勿出爲患。故亦不復與較。

金巢等至，臣乃釋其罪，推誠厚撫，各願出力殺賊立效。於是藉其衆五百餘，悉以爲兵，使從征橫水。十月十二日，臣等已破橫水，仲容等聞之始懼。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，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、高飛甲等謀，使其弟池仲安，率老弱二百餘徒，亦赴臣所投招，求隨衆立效，意在緩兵，因而窺覘虛實，乘間內應。臣逆知其謀，陽許之，及臣進攻桶岡，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，以

「內嚴警禦之備」四句，已盡制勝之策。兵法所謂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，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，神而明之，不可勝用矣。

兵法所謂，勢因於敵家之動，變生於兩陣之間者，此也。若止靠調兵爲勝策，敵未滅而地方已受兵之害。近事可爲殷鑒。知其謀而計之，兵法所謂佯敵之意也。

遠其歸途。內嚴警禦之備，以防其釁，外示寬假之形，以安其心。

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，皆詣軍門計事，旬日之間，至者數十。問所以攻勦之策，皆以此賊狡詐兇悍，非比他賊，其出劫行剽，皆有深謀，人不能測。自知惡極罪大，國法難容，故其所以扞拒之備，亦極險譎。前此兩經來勦，皆狼兵二三萬，竟亦不能大捷。後雖敗遁，所殺傷亦略相當。近年以來，奸謀愈熟，惡焰益熾，官府無可奈何，每以調狼兵恐之。彼輒謾曰：「狼兵易與耳。縱調他來，也須半年。我縱避他，只消一月。」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，其留不能久也。是以益無忌憚。今已僭號設官，奸計逆謀，尤非昔比。必欲除之，非大調狼兵，事恐難濟。

臣以爲兵無常勢，在因敵變化而制勝。今各賊狃於故常，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，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。乃爲密畫方略，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，候我兵有期，則據隘遏賊。十一月，賊聞臣等復破桶岡，益懼，爲戰守備。臣使人至賊所，賜各酋長牛酒，以察其變。賊度不可隱，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、鄭志高等將掩襲之，是以密爲之防，非敢虞官兵也。臣亦陽信其言，因復陽怒盧珂、鄭志高等擅兵讎殺，移檄龍川，使廉其實。且趣各賊伐木開